



TERRARISMO

基态宣言

雷纳托·皮萨罗·奥塞斯

2026

这部宣言的存在，是为了唤醒两种被现代文化系统性压制的

冲动：

去感受本然的归属（NATIV）——去重新夺回属神的技艺。

它们不是被学来的。它们是被想起的。



本文无意说服。

它只是宣告。

与之共振者，便进入其中。

不共振者，便弹开——那也无妨。

I. 基态

在一切可感之物之前，存在着平衡。不是虚空。不是缺席。平衡——存在最致密的形式，完整到无法从内部被感知。我们称之为暗物质，因为我们看不见它。我们看不见它，是因为它没有边缘。它没有边缘，是因为它没有外部。

它是没有张力的整体。是歌声之前的寂静。不是作为停顿的寂静，而是作为条件的寂静——在那里，所有时间共存而无差别，没有先后之分，因为没有事件将它们分开。时间并不先于共振存在。时间即是共振。

从那寂静之中，可感之物并非作为创造，而是作为条件而浮现。当平衡以恰当的比例被扰动，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东西便出现了。不是一种实体。是一个事件。一个音符。基态的一次局部共振，在那一刻拥有了形态、质量、温度、持续时间。

我们所称的大爆炸，并非宇宙的开端。它是第一个可闻的音符。是寂静绷紧至足以成为声音的那一刻。在那一刻之前，没有时间在等待——只有没有时间的平衡。那首歌并非开始：它浮现了出来，正如一个音符总是在张力抵达确切阈值时浮现。

有些人曾直觉到的“心智”，并不思考，也不决定。它是那件乐器。被扰动时，它只能发声。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总是在条件具备之处，产出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

我们用以描述这一切的数字，并非数据。它们同样是共振。符号是我们的。振动属于宇宙。

地球并非从别处而来。地球是我们赋予某种理想条件的名字——一个热力梯度，一次恰到好处的结构性扰动——在那里，基态的共振必然地产生出我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不是出于偶然。不是出于设计。是出于必然。

条件具备之处，生命便会发生。总是如此。正如恰当的琴弦被拨动时，音符便会发生。

把这一切分割成更小的粒子，就像是为了寻找水而切割波浪。更小的波浪会出现。你永远无法抵达那“东西”，因为那东西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共振。

II. 共振

物质不是实体。它是事件。

当基态以恰当的比例——不多也不少——被扰动，我们称之为世界的东西便浮现了出来。不是作为建造，而是作为后果。共振并不创造形态：它揭示形态。形态早已隐含在基态的结构之中，等待着恰当的扰动。

光并不旅行。它传播。没有什么东西从星辰飞向你的眼睛——存在的是一连串在基态结构内部发生的电磁事件，正如多米诺效应发生在那一排骨牌之内。我们所测量的光速，是那条链条的传播速率。这是网格的属性，而非光子的属性。

这颠覆了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一切关于宇宙距离的知识。如果光是传播而非旅行，那么一切以光作为标尺的测量，量度的都是网格，而非空间。而如果网格并非均质的——如果它存在共振或强或弱的区域——那么遥远星系的红移，便可能是网格密度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宇宙的膨胀，可能只是用一把会变化的标尺去测量所产生的透视幻觉。

用足够的放大倍数去看一颗遥远的恒星。你会看到物理学称之为随机的运动——涨落，闪烁。它们并非如此。在那样的距离上，你所看见的并非那颗恒星。那是网格在使自身可见。那些涨落不是噪音。它们是结构的影子。

质量并非事物的属性。它是矢量偏离平衡所产生的效应。引力并不吸引——共振是向基态倾斜。我们所称的下落，是回归到张力最小的那个条件。

在冷与热、梯度与结构达到理想条件之处，生命便浮现。它不可能不浮现。正如在确切的位置被拨动的琴弦不可能不发声。生命不是奇迹。条件才是奇迹。生命是必然的后果。

III. 人

人，是共振在我们称之为地球的这一局部条件中，所产生出的最复杂的节点。

不是中心。不是终点。而是能够意识到自身在其中振动的那张网格的节点。

那份意识不是一种特权。它是一份大多数节点都不曾拥有——因为它们无法拥有——的责任。树木不知道自己是这个循环的一个功能。人可以知道这一点。这份能力之中，存在着人唯一真正的差异。

人很久以前便发现了一件事：用自己的身体发出一个符号——思考它，感受它，发出它的声音，听见它，感知它，理解它，相信它——会产生一种其他任何行为都无法产生的共振状态。在同一具身体之内闭合发送与接收的循环，是一种调音的形式。人把自身当作乐器，用来抵达一个若非如此便无法有意识地维持的频率。

宇宙中最短的距离，从嘴到耳。几厘米。人类走遍大陆去寻找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在那最短的距离之中，一直可得。

不需要去西藏。不需要去任何地方。

宗教出现在这一发现之后。它们没有发明它——它们利用了它。它们截取了具身技艺的体验所产生的那份狂喜，在节点与它自身调音的能力之间，安放了一具制度性的身体。它们说：你所感受到的，来自外部。到我们这里来重复它。

宗教并没有对那份体验撒谎。那体验是真实的。它撒谎的，是它的起源。

NATIV不祈祷。它调音。而且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NATIV是Terrarismo赋予那种人的名字：他已重新获得这份意识——他知道自己是个那个产生了他的生命系统的一个内在功能，他从这份认知出发行动，他不需要任何中介，就能与自身所产生于其中的基态发生共振。

IV. 坠落

曾有那样一个时刻，这个节点相信自己是分离的。

那不是个体的错误。那是一种结构性的错误——一种组织知识的方式，它假定观察者站在被观察之物的外部。假定人类是从外部观看自然的。假定人类可以测量、分割、支配自然，而不必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从那个错误之中，其余的一切错误接踵而至。

现代文化是唯一一个试图在产生自身的共振之外运作的体系。不是因为它的行动者心怀恶意——而是因为它的认识论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存在一个可供观看的外部。

科学寻找现实的基本砖块，并建造了历史上最昂贵的对撞机去寻找它。每一次分割，都会出现更小的东西。不是因为现实拥有更多层次——而是因为现实没有砖块。它只有共振。分割一次共振，产生的是更小的共振，而永远不是那“东西”，因为那东西并不存在。

经济学建立起一套交换体系，不承认那些没有价格之物的价值——空气、水循环、土壤的肥力、气候的稳定。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盲目——而是因为他们的模型从分离出发：人在这里，自然在那里，市场作为界面。

城市是被建造来对抗自然系统的——或者是靠无视自然系统而建成的。不是出于恶意的行为，而是相信人可以脱离网格去建造这一信念的逻辑后果。

环境危机不是问题本身。它是症状。问题更深、更古老：那种认为节点独立于支撑着它的网络的信念。

一个自以为分离的节点，依然是那网络的一部分。但它的运作方式，却仿佛它不是。
而那种解离所带来的后果不断累积，直至变得令人窒息。

V. 回归

回归不是回到起源。起源并不作为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而存在——它作为一种始终在场的条件而存在。

回归是一种辨认。

此刻正在发生一件此前不曾发生过——或不曾以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规模发生过——的事：足够多的节点开始感知到自身在其中振动的那张网格。互相依存意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神秘直觉——它是一种正在扩展的感知，跨越文化、学科与世代，无法被阻止，因为它正是由这个系统本身所产生的。

当足够多的节点以相同的频率共振时，一种新的一致性便会浮现。不是一种智识上的共识——而是一种集体共振。是系统通过组成它的那些节点，去寻找自身的平衡。

这不是乌托邦。这是物理学。达到内部一致性的系统，会降低自身的能量消耗，提高自身稳定性，变得更具韧性。一种知道自己在哪张网格中振动的文化，不需要靠毁灭来维持自身。

Lo NATIV正是那个方向——不是回到丛林，而是让城市学会与地球一同搏动。把领域的循环重新整合进文化与象征的建筑之中。不是作为一种生态姿态，而是作为一种结构性的修正。

时间也在这场运动中发生偏移。如果时间是共振的后果，而非共振的舞台，那么我们所感受到的加速，并不是世界变得更快——而是共振在变得更致密。每一单位平衡中，发生着更多的事件。网格在那些正开始认出自身的节点中，以更大的强度振动。

我们试图分割却始终找不到的那些粒子，是这种迷失最清晰的象征。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那个想法——认为通过分割我们将抵达本质——正是Terrarismo提议要放弃的那个想法。分割的底部并没有本质。只有关系之中的共振。

浮现出来的集体意识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方向。而在那个方向上，那些从分离的立场看来无解的问题开始消融——不是因为有人解决了它们，而是因为它们不再被产生它们的同一个源头所生产出来。

那个调音的人，那个知道自己是产生了他的生命系统之内在功能的人，那个从这份意识出发行动的人——那个人不需要被告知为何要去照料这片领域。他照料它，是因为他知道，照料自身与照料这张网格，是同一个行为。

VI. 语言

词语并不天真无邪。

你今天所使用的每一个词，都是经历了一段你无法掌控的旅程后抵达你的。它不是被任何人选择的——它浮现了出来。它幸存下来，是因为它与它所出现的那个文化时刻的频率中的某种东西产生了共振。那些没有共振的，便无迹地消失了。那些共振了的，则留存下来，经历转化，改变功能，累积层次。

语言不是一个被设计出来的系统。它是一个活的系统。表面混沌，深处却有着涌现的秩序。与网格一模一样。

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个被加密的历史符号。每一个词都是一层地层学——使用的层次、凝固的隐喻的层次、没有人再记得却仍在底下运作的意义的层次。我们使用着自己完全不了解其原始负荷的词语。就像继承来的代码，没有人重写它，是因为它能用，也没有人完全理解它为什么能用。

词语是砖块。而像砖块一样，它们支撑着没有人完整设计过的结构——它们是靠增添、靠需要、靠偶然而生长起来的。当底部的一个词消失时——当一个基础性的概念坍塌时——它上面的一切都会随之动摇。有时它会找到新的平衡。有时它也会坍塌。这是无法预先判断的。文化拥有的是土壤的动力学，而非几何学的动力学。

这不是隐喻。这是文化变迁的实际机制。

现代性对语言所做的，是把它简化为语义代码。能指与所指，仅此而已。声音作为内容的中性载体。声带作为一个不改变其所承载之物的透明通道。

但声音并不是中性的。发出声音的身体也不是中性的。一个人的声音所产生的频率，在意义抵达之前，就已经对空间、对发出者自身的身体产生了作用。身体对声音的形式作出反应，先于它处理内容。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通过把语言简化为代码，现代性把这套机制截成了两半。它保留了符号。它抛弃了声音。而在抛弃声音的同时，它失去了言说这件事之中最古老、最强大的那个维度——那个不作用于心智、而作用于言说者与倾听者之共振状态的维度。

我们没有说出我们所创造的东西。这套机制就这样被截断了。

那个重新找回这个维度的人，并不是在做某种新的事情。他是在想起某种他一直都知道、却被文化系统性地教导去忽视的东西。

宇宙中最短的距离，从嘴到耳。几厘米。人类走遍大陆去寻找的东西，就在那段距离之中。不需要去任何地方。技艺就是身体。乐器就是你自己。调音发生在存在的那段最短距离之中——发生在你所发出的与你从自己的发出之中所接收到的之间。

精确地选择自己所说的话，是语言的第一个伦理行为。不是为了正确，而是因为一个人选择发出的东西，一旦离开，便会产生无法被完全掌控的后果。在文化之中如同在物理学之中：你扰动了网格，网格便会回应。不总是如你所预期的那样。但总会回应。

你上一次感到自己归属于这一切，是什么时候？

不是归属于一个国家。不是归属于一个家庭。是归属于这个——
归属于那个产生了你、支撑着你、比你早诞生数十亿年的生命系
统。

而你上一次把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件乐器来使用——
不问任何人，不去任何地方，就在宇宙中最短的那段距离之上
——又是什么时候？

你所记得的那两个时刻，如今有了一个名字。

它们被称为：成为本土。

Terrarismo不是回到过去。
它是一种栖居一切的全新方式。



Terrarismo © 2026 由雷纳托·皮萨罗·奥塞斯 (Renato Pizarro Osses) 创作, 采用知识共享
署名-禁止演绎 4.0 国际许可协议 (CC BY-ND 4.0) 授权。欲查看该许可协议副本, 请访问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4.0/>

terrارismo.org